

臣惟勝敗之事兵家常有而英雄之主往往轉敗爲功非獨其師武臣力也蓋必有一種明作之氣鼓舞于上而後臣下之精神以奮疆圉之壁壘自新則未有置功罪于兩忘懸賞罰于不用覆軍不問糜餉不問陷城亦不問而不啓戎心受實禍者若今日之遼左是矣臣觀奴酋犯順我兵失利以來議者曰無兵無餉也已而萃九邊之兵摻海內之餉而不足以當楊鎬之一擲伏屍五萬流血成川慘氣于霄冤魂號野未見

廟堂有何舉動議者又曰無兵無餉也今開原失矣遼陽廣寧岌岌乎殆矣議者曰無兵無餉也計臣樞臣互持也夫疆場之事惟兵餉二者而已兵餉不足雖孫吳何以措手今使司馬發兵司農給餉同心協力共振軍聲豈非目前之急務哉願遼有極重不可藥之症而不可不一大振者則今日之人心是也何者兵死事也使退而不死于法誰肯進而死

于敵者今遼人膽落于奴全無固志惟知望風而走耳如開原之陷賊方臨城署道推官先去以爲民望而文武將吏隨之誰爲攫城拒賊者哉夫我未登陴奈何言守賊未襲地奈何言攻經畧楊鎬未事不問守之堅瑕臨事不覈守之真僞第以賊陷開原報何其朦朧甚也至若奴善謀犯開鐵久已有聞矣楊鎬擁兵數萬作何防禦哉鎬之咨撫臣也謂河東兵馬盡發開原救援矣乃賊據開原未見有一矢相加者鎬之兵馬安在哉使其倏來倏去如風如雨猶云策應不及也明知賊在開原矣連日殺擄甚慘矣曾不聞稍設一籌乘其醉夢擊其惰歸而藉口馳赴瀋陽開諭人民以掩其不救開原之罪將誰欺哉夫以遼之守臣輕棄開原如此而鎬不能請于陛下以誅也以鎬之誤遼毋論三路敗壞卽開原不守亦斷無可原之路而

陛下不誅也然則誰爲效死以爲

陛下用者乎臣謂今日之事宜行遼東按臣復查  
開原城廣狹若干東西南北守者若干某將  
領兵若干守城若干賊從何處陷城是誰失  
事其兵將曾否尚在有無戰歿推官鄭之范  
自西門出是否門原未築抑亦掘門以行諸  
將中誰爲固守誰爲逃奔按其棄城者聞于  
陛下命經畧熊廷弼卽軍中斬之而後守者不敢  
爲開原之續也此肅軍紀之一端也至于楊  
鎬之罪雖童稚女婦無不欲食其肉者業已

讜論盈朝公議共棄臣何須臆列言之惟是  
鎬未度遼遼中百無一備奴未敢乘勝長驅  
奈何假以專征之權賜以尚方之劍需以歲  
月之久益以十萬之師而調度乖方一敗塗  
地以致賊奴易我狂逞勢如破竹遼東數十  
萬兵民之命由鎬殺之鎬何詞以自解乎臣  
謂亟逮楊鎬以舒公憤而後三軍之士不戰  
而氣自倍也此伸國法之一端也夫國法伸  
則威嚴在朝廷而風聲自震于邊境軍紀肅

則號令在部伍而刀斗自固于干城釋此不  
圖則在事文武詎懷敵愾之心而援遼各兵  
徒踵怯懦之習雖日日遣將時時調兵何益  
干事哉然經畧熊廷弼精明果斷臣不患其  
治軍不嚴而特爲

皇上言之者蓋臣下所守者朝廷之法也法行自  
上而後信從在下若上主寬縱而下任嚴明  
毋論期望易生正恐積玩人心訓定亦未易  
耳且使法紀正而人心定遼兵雖少猶可使  
也不則雖有十餘衆將掉臂而去亦安得用  
之今有人焉當救焚拯溺之時爲緩步雅歌  
之事則迂而無當難免水火之災遼瀋將危  
神京震恐

陛下惟明罰勅法猶可悚人心柰何其泄泄從事  
耶若夫點閣臣以實政本下科道以集衆思  
破常格以羅將材覈京營以資防守勤訓練  
以求兵之可用行錢法以求餉之可繼廷議  
但有可採不妨巨細兼收是在

皇上沛發

俞綸并

勅所司加之意而已而臣尤不能無望于輔臣也  
夫大臣事嚴

主則濟以寬而事

仁主則佐以嚴正如塩梅舟楫相需爲用耳乃

皇上寬仁大度槩施于良師辱國之臣而輔臣稟  
擬極重不過聽勘二字此何異以水濟水也  
獨不見滇南武定之失撫臣陳用賓等械死

獄中維時執政者未敢以同鄉救庇之此與  
今日遼左之敗孰重輔臣可以思矣臣一腔  
熱血慙無竒策以佐

廟謨但臣嘗誦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今日救時之  
藥似無如威之一字臣敢以此當諸臣兵食  
之籌仰惟

聖明留意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亟議募兵近畿以備不  
虞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夷氛正熾遼勢

日危剝膚之患將駸駸及國門矣臣決策無能憂時徒切凡所爲募兵計者業已先後具題于五省各州縣議募二萬又于四省議募二萬又于各邊鎮募二萬竊恐道路遼遠未易猝至查畿以內順永保河真順廣大之間猶有燕趙遺風多驍勇慷慨之士平居捍法結把聞變易動難戢若招之爲兵隸以尺藉飼以月餉閑以訓練令其雄心猛氣收爲我用較之各省似爲得力但此輩托處不一其

方應求各以其類如近日薊鎮總督咨送生員李慎言及原任經歷程繼怡各稱結識英雄矢忠報國則草澤之中豈曰無人茲欲廣延而羅致之物色旣難聯絡不易宜畧倣宋臣張浚之法能招百人以上者授把總招三百人以上者授千總招五百人以上者授守備各職銜又查嘉靖二年題准陝西甘涼募兵事例見任百戶招百名陞副千戶副千戶招一百名陞正千戶正千戶招二百名陞指

揮僉事指揮僉事招二百名陞指揮同知指揮同知招二百名陞指揮使若指揮僉事招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使若指揮僉事招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使而止若爲事立功及職閑住官員能招百名悉與覆職以上二例匪直可行于幾輔並可通行于省鎮者其所招之兵驗果堪用兵給器械馬匹官各剗授職級然後合而統之于一大將編隊列伍立營操練不論駐防調遣招者與所招者

始終聚族不離使之結同袍同澤之歡勵偕作偕行之氣至其中有異能竒謀千人萬人之豪傑則又優以殊禮勿令牛驥同皁庶可將兵兼致然必董其事者風猷威望真足招揀斯能勝其任而愉快也查得工科給事中祝耀祖擬授刑科給事中魯汝召巡按順天御史王象恒題請准實授差巡按真定御史周萬鎰才優經濟力裕担当用之募兵必有聞風而響應者今議順永保河差祝耀祖王

象恒真順廣大差曾汝召周萬鎰各前往召  
募相應題請伏候

俞允施行其一切應用錢糧會同戶部酌議于堪  
動餉銀開支該部仍差司官一員專領其事  
統兵將官臣部公同議委至于審勢相時隨  
機變化在諸臣自饒爲之非臣所敢盡擬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東省防禦急于燃眉兵  
食錯處猶然畫餅懇乞

聖明亟賜覽察特允便宜行事以振積弱以伐狡  
謀以保危遼命脉事職惟太平無事尚先徹  
土天下多故難徂怡堂矧今遼陽諸鎮已成  
瓦鮮之形夷虜諸酋合肆蜂蠆之毒不啻火  
之嚮邇而溺之載胥也東省爲

神京左背東北距海西南距河握淮揚漕艘之  
咽喉接天津海運之故道而登萊一帶三面  
臨虜一面當倭尤呼吸相通腹背受敵之處  
也先年倭警告急增兵設將征調之使幾遍  
天下繕甲整戈精銳之士布滿郊原然彼時



朝鮮獨當其鋒必朝鮮破而後波及青登萊  
隨侵東濟兗州則朝鮮當爲之蔽而數千里  
洸洋又有超海之難也當時中外戒嚴多方  
備禦直爲凜凜若此今開原旣破鎮西慶雲  
以及鴨綠江渚城堡望風解體間若無人相  
望登萊止隔水面業已侵肌及骨猶忘拯溺  
抹焚且援遼之兵馬累奉抽添全省之空虛  
朝不謀夕回視當年禦倭之日外有朝鮮內  
有重兵者其虛實疎密何但徑庭哉舉朝慄  
慄危懼獨急遼陽遼陽之外並急登萊以遼  
陽之安危關係

宗社而登萊之安危又關係遼陽也查登州海口  
如欒家口劉家汪青魚灘龍門港花鴿灣海  
中島嶼如崆峒長山鼉磯沙門成山嘴玄真  
島羊角盤青棘島不下五十餘處萊州海口  
如白浪河芙蓉島三山口岬岬島淮河口薛  
家島赤石嘴董家灣不下三十餘處俱屬要  
害最難隄防而衛所之在海中可據而爲難

者在登則成山靖海威海寧津竒山海陽百尺崕大山諸位所也在萊則靈山鰲山夏河王徐寨諸衛寨也總計登萊各口周環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遠在海中者約三千里而遠昔年防委每處沙嘴戰船多者十餘隻少者四五隻防兵每處多者千名少者數百名綢繆戶牖幸以無虞今地方之遼濶如故而城池之隤陋有加兵則承平日久汰之又汰矣船則動稱惜費銷之又銷矣通筭登

州水陸兩路各營之兵不滿二千不但虜勢長驅單乏不支卽以供哨防而爲畫地之守以二千人派之九十餘處是每處止一二十名也且不可令敵人聞海內見而曰防海防海云乎哉且日今所急無如海運海運由羊頭凹宗島而行則運船橫渡鴨綠江口哨防由皇城達旅順而北則兵船一葦可航靉陽斜對登萊止隔衣帶孤山嵯場又遼糧往來水陸必由之道向聞羊頭凹等處數十城堡

軍民相率棄去登遼迤運不絕如綫片颿南下便可搗其虛而扼之項此餉道之可虞一也且數十城堡之軍兵數十城堡之丁莊既以四散驚遁勢必群諸島合出沒島嶼剽掠海洋以自爲生聚近日閩浙之間劫船擄島所在見告彼出于通夷一二亡賴且如此今以日不聊生之人而爲獸攫苟活之計流毒肆害可勝言耶此餉道之可虞二也且東省悉索不腆之賦以供遼餉該道奉行獨殫心

力舳艫啣尾俱登彼岸金蓋之粟堆積如山無柰車輓不前未免耽延時日使販舶有坐守之嗟居停有浥耗之患賫糧誨盜誰不生心空國護行終非長便此餉道之可虞三也再亢陽不仁六月無雨槁苗鮮實繼以虫傷濟兗青登被火尤劇職方批行勘報已見流亡載途近青萊地方大盜竊發一夕馳劫數家郵報狎至瀕海無賴哨聚萑苻自其故習况復凶年驅之益滋不逞此餉道之可虞四

也登萊之在今日正如孤村行旅大盜睥睨  
莫爲擁護莫爲救援每一念至真厝火積薪  
而不能頃刻寧者徃撫臣調撥防汛有原設  
青兵一千四百餘名鋒兵二千七百名以供  
犄角之用今援遼之役十抽其八請議募補  
尚若捉襟然當災切剝膚之時姑爲急則治  
標之計舍募兵更無策者故今日之登萊不  
能遽倣當年備倭故事增兵以數萬計而北  
兵量補四千名以充陸營南兵量補五千名  
以充水營揣度事勢萬一不容已者也顧師  
行則糧從有兵必有餉當此中枯外竭安得  
鬼運神輸撫臣王在晉疏請折留額編中丁  
等庫錢糧以及進內解部諸稅加編遼餉等  
銀苦心婉畫海是救時之急着卽

皇上自爲

社稷計恐亦不得不出此也頃奉

明旨各省先經未解稅銀并許扣留以佐軍興

皇仁一沛

聖武孔昭從此推廣不患無兵無餉又何患狡奴  
哉職又惟加編新餉原爲禦狡奴而設今遼  
左登萊輔車相倚救登萊正以救遼左難分  
緩急曷有輕軒卽盡數扣留以充本省兵餉  
他省自不得比例者或念接濟海運通融新  
編則僅扣一半以餉海兵以護海運又非若  
秦越人之肥瘠者度計部大臣平心體國必  
有以處此也其本省各項稅銀遵  
旨應留及京庫本色應改折色者併乞

聖明容職等具疏題知扣留濟急蓋與其躊躇束  
手惜小費而養成決癰潰隄之形迨有事而  
費至不貲以蹈遼左今日之轍何如裁此錙  
銖充不容已之費先爲小費以省大費之爲  
得也日來奴酋按兵不動奸細四出密查登  
萊運去米豆數目夫金蓋數十萬之粟奴之  
所深忌又其所垂涎也取金蓋以絕餉道必  
其本謀餉絕而遼饑遼且不攻而潰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金州距登州半日程耳彼烏龍

江所造之船足資戰艦又山東見泊糧艘可  
供濟渡揚帆糜至勢必不止數萬人整登州  
千餘疲卒以待能爲戰乎能爲守乎由此而  
下天津抵徐淮阻絕咽喉掣動根本

神京重地尚可高枕而卧耶勢固有必然而患  
且有必至者弗謂職等今日不言也伏乞

皇上軫念此近憂廓然遠慮特

勅戶兵二部俯採職愚亟行議覆以解登萊倒懸  
尤遼左一大幸也不然者職等寧甘矯詔之

罪以殉封疆必不忍徂從令之恭以悞君父  
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僅  
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職方司案呈到  
部爲照遼自開鐵再陷奴勢益張以堂堂全  
盛之時主客多兵猶不能堅壁拒敵豈盡賊  
鋒之猖獗抑亦懈弛而不設備之故耶近聞  
屯住新城日日謀我兼又造船遣謀偵我虛  
實潛有航海內訌之意則旅順登萊未可視

爲無事惟是島嶼風濤之險非素習水性者而驟驅之是問燕人以越路有累足不敢前耳安能資其防禦哉臣酌之時勢叅以報聞援遼之兵莫若調之土司防海之兵若若調之浙直查得浙江南直沿海額設水兵遇汛出洋習知水道且便捷勇敢稱海上長城湖廣四川貴州各土司兵生長懸崖峻坂之間利臂輕足性悍嗜殺與虜相等埒且素有藤盔毒弩等器械足爲禦虜長技以上各兵俱應量調以資戰守在水兵一切安家銀兩照征倭例動該省加派地畝錢糧若土司例無安家亦宜厚加犒賞鼓其樂從若永順土司彭元錦願以一萬自統而前尤當嘉其忠義破格獎賞以爲各司之勸是在撫按鎮道加之意耳若統領水兵須挑選廉幹武官督領赴旅順登萊天津等處住防其所用船隻內有各官自製者各照數給價土兵聽該司批選定委土官及親信司把仍令廉勇武職官

員一同領發援遼各土司世沐國恩賈勇慕  
義諒不肯自後于彭元錦而省直撫按司道  
各臣同舟共濟又無俟臣部叮嚀告戒爲矣  
謹將應調水兵土兵數目開坐上請伏候

勅下臣部星夜移咨各省直撫按等官一體遵奉  
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禹爲微臣憂國無策愛  
君有心謹據事直陳以回

聖聽事職切見奴賊橫行深入邊都開原旣陷鐵  
嶺已墟昔之長城今爲塞外我之內鎮爲彼  
窟穴兼以合營西虜蹂躪長驅將帥躊躇兵  
力孤弱不能嬰城何況血戰近聞經臣出關  
兵止八百各邊征調勢如搏沙而又薊門告  
急還救不暇原其事勢非朝廷威令不行干  
軍興非各鎮調遣敢稽于時日因行糧不足  
安家無資道路阻長接濟難繼或謀本地或  
逃半途夫人不貪財誰甘蹈死計自遼左兵  
興以來餉費五百餘萬而軍覆地蹙兵連未



已民力重困設處已窮民間已不能鬼輸那  
借必需之內藏而近奉

嚴旨切責計部降罰司官非有別項權宜止爲金  
花五萬舉朝之臣皆以爲

皇上徂于貨財不思邊計祇因危亡之禍未迫  
聖衷夫寢厝火之上而不肯去其薪載漏舟之中  
而不肯塞其隙及其身在水火之中望救已  
難况于今日全不求救自古夷狄之患往往  
積小而大劉聰亂華阿保機造遼阿骨打開

金忽必烈叛元始聚部落而蠶食既用蠶食  
而橫行及其强大支蔓驕虜亦出望外以至  
于僭神器而窺天下豈非中國備之無方畧  
而積衰亂之漸以成之乎今卽不謂奴酋能  
大有爲而我不能制其死命則彼且得而潰  
我腹心况奴攻我犯我着着皆密而我禦奴  
備奴着着皆踈我師出不能搗其巢而彼石  
城已築于關外種牧休息收我蓄積以實之  
而反令我客彼主我邊旣矢而偵謀不通而

彼四散奸細窺我內地虛實探報速于郵傳  
我不能北聯金白東結朝鮮而彼鷄連西虜  
掣肘內訌長驅東逞莫可誰何我水兵不練  
天津登萊處處皆虛強委督餉大臣海運未  
濟遼急而彼修治船隻意圖海道相襲扼我  
餉路似此籌筭豈止意在全遼籍我全遼之  
糧據我全遼之地驅我全遼之人逞其鷓張  
爲難中國勢必飲馬都城狼心始快五胡遼  
金元之禍行將復見于今也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京師

祖宗之京師

高皇帝間關百戰而開百代之基

文皇帝又三犁虜庭而定萬年之鼎至我

皇上萬歲無疆享國永久海內將含飴飲醇豈忍

一旦小夷憑陵以至此且萬一當此危亂也

皇上將安之乎

六宮將安之乎

太子皇孫將安之乎而

皇上積年所儲蓄一毫不肯犒賚軍士者將安之乎古人云君守

社稷臣從其君一步不可移動義也然能爲

皇上守者誰乎必有傳宣號令預叅機密如陸贄者而後奉天可以興唐必有外治軍旅內整朝綱如李綱者而後南渡可以造宋必有提鼓揮浮戮力勤王如郭子儀李晟宗澤岳飛者而後播遷可以議恢復只如本朝已已之變都城圍而于謙調度于內石亨力戰于外

庚戌之變都城圍而徐階楊博王邦瑞調度于內卽諸將如趙國忠張珏張騰章亦且擁兵劄大營于外而今倉卒間能有之乎然則京城必至搖動而

九廟社稷城中百萬生靈皇親勳舊貂璫貴豪之家皆可深慮

皇上積年儲蓄亦且散之不得聚之不可試念及此能不矍然動念卽或有爲弭逢迎合之說者曰奴因惱恨槍邊斷非有意大舉今奴旣

破遼之半其說已非又曰遼東尚遠京師且先朝京城受圍迄無他恙夫遼東失而山海逼卽山後諸夷皆乘釁而動寧謂無虞又曰遼東旣付熊廷弼經畧必能料理決不仰屋聖憂不知無兵無餉廷弼今且束手尚不接應安能料其成功此等言甘易信理巧可悅而不知已居焚溺之勢水火之中

皇上細思有以此言上聞者決誤

皇上決誤社稷試因臣言一洞燭之則壅蔽立破自此亟圖悅回之策職又以爲不難夫以皇上聰明神聖其于國家大事廷臣不能處分而聖斷處之晏如卽如去年張差一事

皇上知其禍中骨肉危迫社稷亟召群臣見于

皇太后几筵前祖孫父子大小文武懽然一堂而

皇上徐出一語開諭明白群臣皆呼萬歲而退所謂化有事爲無事聖人作用超出尋常何至今日難于區處今日廷臣望見

天顏如太旱之求時雨

皇上宜卽日親

御便殿召見群臣賜以無畏受其盡言而所爲立  
賜處分不過明賞罰以振紀綱

宣詔令以聯華夷行此二者其餘皆可振飾夫失  
事經畧楊鎬逗遛聽兵李如栢損

皇上百萬錢糧殺遼東百萬性命不誅無以謝天  
下遼將卽無功可賞而獨有死事可恤可贈  
請速命禮部與劉綎杜松潘宗顏等卹典賜  
廟賞罰旣已明信朝廷乃有紀綱若夫宣

詔令有五一日詔告天下古之賢君有竭民力而  
不勞用民財而不貪兵休事已而人無怨者  
天下皆知其無用兵之心而諒其有不得已  
之實故也今宜下

詔頒示天下曰奴酋背恩狂犯法在不赦調兵徵  
餉實非得已若事平之後定行大赦寬卹決  
不忍久累百姓又下一

詔頒示遼東曰念邇遼土殘壞人民不得聊生朝  
廷自有憂卹爾須勉力奮義人自爲守上報

國恩下完妻子仍用公帑給爾口糧資爾功  
級又下一

詔宣諭朝鮮國王君臣曰王勤于本朝兵事令忠  
臣仗節軍士死綏朝廷痛念今遣使慰

諭國王并犒賚頭目旌贈死事大將及優卹陣  
亡軍兵其碩黃依請給附之下一

詔以示北關告以與國同仇之義彼此相依之勢  
毋畏奴酋而暫附之以自貽後患又下一

詔以示火墩炒花西虜撫賞無缺不宜憑奴哄誘  
相煽爲誑奴旣悖中國安得有爾等且奴性  
狡黠必不相容卽令助奴橫行爾輩必終受  
吞噬五詔旣頒而四海華夷皆知朝廷德意  
翕然拱衛矣至于其中行事竅要處錢糧無  
所仰給則決當蠲帑藏以濟其用夫財貴用  
之當耳此等井井有條而用

皇上亦何惜而不用之夫天下有大儲有小儲有  
大寶有小寶唐陸贄云損其小儲乃完大儲  
也損其小寶乃固其大寶也匹夫愛其小者

故爲守藏府聖人愛其大者故爲天下王夫  
以戶部設處旣盡金花那借卽令百萬  
皇上亦宜慨然俯從乃甫用五萬而震怒至此此  
大臣當以去就爭使知

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而後可回

聖聽千萬一也非爲此數萬金爭也今日之事散  
財則濟惜財則危濟則散而復來危則積而  
籍寇且如今日能慷慨出身爲國任事者外  
則經臣熊廷弼而

皇上超格用之內則詞臣徐光啟而

皇上特旨留之二臣皆有真心于君父分憂患者  
皇上若各發數十萬金錢付之二臣令其調度戰  
守鼓舞將士邊疆輦下氣象自然同職知  
二臣決不肯私公帑一文錢謂付之有用之  
人流轉有用之地也今廷弼一出關而甲兵  
不足士馬空虚獨坐何以守孤城空拳不能  
當虎噬欲成廷弼之功可以無兵勝寇無餉  
集兵乎且如

聖旨徐光啟曉明兵事而令其練新兵防都城也  
坐何衙門憑何印信責成何事役使何人事  
權既不可輕錢糧亦須應手卽今欲固京師  
根本如都城之修敵臺之築昌平通州城之  
置鎮鞏華城大垣之屯聚內而營兵訓練外  
而調兵徵集無一不需經費安能盡派民間  
皇上豈得以帑藏爲已物而置根本于度外哉職  
觀後唐莊宗黷貨不散至于喪亂許以金帛  
募戰士而士卒以爲今日無所用之掉臂不  
顧此等景象思之亦可寒心且

皇上重于財貨而輕于人臣大臣誰肯爲國家盡  
心小臣誰肯爲社稷效死臣思軍興以來費  
用旣多但當稽核金錢出入之數而使邊疆  
無乾沒不當吝惜帑積朽蠹之餘而使備禦  
不修舉獨願

皇上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人平天下之患不得  
以內外積貯自分彼此也夫自遼東失事也  
廷臣喁喁然望



皇上奮發一怒乃今

聖怒不用之失事之經臣而用之權宜那借之大  
臣不用之逗遛之邊將而用之案呈題請之  
該司恐自此舉朝疑懼則擔當之氣愈衰  
天聽載高則謀國之忠不效夫令朝廷盡保祿位  
保身名之臣事

皇上然後可而

九廟神靈亦何藉此等臣哉安其危而利其灾思  
之卽賈誼痛哭亦且淚應枯矣職言可聽願

皇上聽而行之言不可聽則禡臣職而爲嘵嘵言  
事者之戒毋令職一腔熱血叫九閭無從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籌國無能叩

闡莫效謹瀝愚忠仰祈

聖明自爲社稷封疆大計事臣頃以留借金花蒙  
恩薄罰退省連日不遑寧處切念臣事君猶  
子事父也父母譴責爲子者負罪引慝敢有  
違言然又深思父母之家計日耗父母之食  
指日煩父母之門戶宗支有蕩析傾頽之患

爲子者敢終避遣責不一哀鳴于父母之前乎臣今謹披瀝心腹哀鳴

皇上之前夫奴酋作難臣部一歲運三百五十萬金錢而彼中不斬奴一卒且合文武將吏數萬人俱殞今又屠開鐵逼瀋遼矣厲兵秣馬輓粟飛芻度歲費五百萬或可支奴而未滅奴也奴一日不滅如五百萬之費不知須得幾番而今日加派二百萬外僅僅徼恩留稅耳一年之稅可滿二百萬之數乎如其不滿

又當覓之何處問之何人臣反復尋思不得皇上爲臣尋思遼東索餉臣可對曰無餉否臣部無餉可令遼東不須殺賊否夫遼東不殺賊賊必殺遼東賊不愛遼東土地人民愛此一線路可走京師故于城郭到處則壞人民逢着則戮不留些子礙手之物然後直指京師社稷安危瞬眼便見

皇上聰明神聖豈不思慮到此而臣部事急無措一借金花以救遼東之危遂干譴怒屢

旨森嚴臣退自修省惟有反躬自責但願

皇上自爲社稷封疆大計畢竟覓之何處問之何人可得一歲五百萬之數乎臣言及此卽

皇上盡借金花尚憂不足而况堅不肯借毫不敢請如此乎臣衰且病獨肩計部九載籌邊愧無一得直以

皇上稍憐臣部苦心萬一可效大馬今智盡能索借及金花未蒙

皇上鑒允薄罰臣俸臣知所以自處矣然不敢不以忠計之愚畢陳于上庶幾

皇上反覆思之至以臣故降斥司官臣愧滋甚夫小臣似不足爲重輕但恐人言謂以五萬金花降及司官則四海之內或議

皇上重金緩而忽封疆徂目前而忘大計恐于輕重空酌耳以臣愚計或念司官與臣共濟危遼實出萬不得已心本無他免其降調則

聖度益弘

聖德益光薄海舉手嘉額稱頌曷其有涯臣旬日

冒罪不敢有言以社稷封疆大計終難循嘿  
故爲之謬陳并乞恩于司官如此嗣後邊陲  
有急臣部無處仍再爲請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奴酋謀截餉道先聲有  
據懇乞

聖明速允加兵之議以固海防以存海運事據登  
州總理海運兵巡道陞朗先呈本月二十三  
日據天橋哨官陳應選報申內稱有遼東金  
州海防同知黃宗周家眷由遼東地方駕沙  
嘴等船送至天橋尚未進關等情隨差南營  
中軍官查詰間本日隨據黃同知稟帖謂探  
知奴酋自破開原後計欲不攻遼瀋先取金  
蓋因見海運有數十萬之糧欲絕餉道先送  
家眷回家欲從關而入危邊可虞今且冒險  
渡海出萬死一生之計等情稟揭到道據此  
爲照遼左用兵騶駟然慮者惟是糧草不敷  
士馬疲敝之爲危急向議水陸並運餉道尚  
非一途後因運徑由虜地焚劫可虞且腳價

不二得不償失近且盡改而爲海運海運之途惟南貯金倉白抵蓋套念此二路更無餉遼之策餉絕而遼饑遼饑而庚癸之呼且在蕭牆之內遼且不攻而自潰而奴可拱手而取全遼矣今開原旣破藩籬已無且奴自稱兵以來所向無阻取金蓋而絕餉道此不待智者而知也第金州距登州半日之程耳彼見金蓋運去之粟積比廩倉且謂登萊之糧必且足支數歲一則因糧于敵以拒內援之

兵一則并擾山東以撓根本之計而賊在烏龍江所造之船足供戰艦又山東見泊糧艘可充濟渡揚帆麋至勢必一二萬人登州整軍兵之數能爲戰乎能爲守乎此自臣履任以來日夜以此爲懼請兵之議一歲三上去年兵部復准僅補水兵六百名僅僅護送餉船未裨戰守今茲寇在門庭業有形象似不得在俟時日也爲此撥馬馳報復乞本院將職前詳俯賜具題以量度時勢于前詳兵數

之外再嘉酌添請

旨等因又據該道揭開據押運把總李繼武稟稱  
七月初一日蓋州拏獲奸細三人夾召蓋州  
衛內外有奴細達子一千餘人要搶蓋州燒  
截運艘船隻又據運糧把總魏雲龍稟稱近  
來奴酋之謀更與上年不同四散出來奸細  
無地不有無日不獲龍抵套于初二日夜五  
鼓時李繼武糧船幫有異船二隻駕入漿飛  
走外洋天明附近訪問無踪又拏奴細供稱  
原有船三十隻在口外而達海前有一隻飄  
失無踪等語其節次提獲奸細有作賣油生  
理有作遊食僧道及百工技藝之人而來甚  
有以馬駝柴俱藏匿利刃及有遼陽捉獲奸  
細搜出身邊報單將蓋套糧船四十七號及  
運糧千總某人把總某人俱開寫送至奴寨  
卽此而觀遍地奸細我兵情形彼中巨細皆  
知龍與千總葛惟功等計議速傳各船將糧  
取赴十分之三于岸上舟浮活水箭不能及

之處各處敗陣之兵有望糧船而求附者龍  
等遵禁孰敢容留今大家巨族力能造船者  
多有造船以思南渡等因到職該臣看得運  
糧二把總傳揭事在彼中或語出風聞未審  
的據實然臣職司海運據報有關運務理合  
一併具奏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攻其所  
忽酋蹂躪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頃者調兵  
遣將畢力於遼陽藩鐵間是遼陽我之藩翰  
開原一失之後所極重之地獨有遼陽聚九  
邊之偏裨調六服之群螯堅距相持鈇戈相  
向奴固知遼陽我之所守者也奴雖視之蔑  
如然而攻一遼陽未足以制數十萬人之死  
命也數十萬人之命係於金蓋厥倉之積而  
金蓋厥倉之積懸于一線之海道然則有登  
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睥睨金蓋側目以  
窺登萊久矣

廟議正急遼陽金蓋其所忽者也登爲東省重地  
舉朝知其不可忽而視之若稍緩焉以爲稍

緩是以抽東省之兵以抹遼精銳盡發若置  
二東于不顧是謂拆堂與以修門戶門戶未  
可支撐而堂與先虞頽壞矣職始受事萊州  
遊擊管叅將事馬孟驊來謁職問之曰海上  
城池可守乎曰城多傾圯毫無錢糧可修葺  
軍皆以京班入衛並無一人可撥守也登州  
副總兵熊大經來謁職問之曰水兵能戰乎  
曰兵甚寡且以援遼往船甚稀且以海運行  
也夫兵船防海者也今以之運餉則防海更  
有何船職查冊水寨三營有舡船四十五隻  
以載糧行矣今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海  
運之糧數必虧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  
上之汎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尤爲緩  
不及事矧䟽入未卽下部下部猶待議覆議  
覆而後招兵兵畏援遼未肯卽就恐邊塞情  
形急于風雨金州至登州風帆半日秋冬風  
色彼順此逆之時倘賊至而後借援于遼或  
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卽御晨風以飛渡可



幾及乎今爲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其長技也詎知烏龍江造船彼豈置之不用亦豈無人演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肯爲効命我中華亡命實繁有徒從古虜騎南侵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輒爲引導今南人被擄者豈勝計哉職又查問彼中道路清河旣破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蓋彼出其長技以攻遼而間發備師以擾我我力旣分則彼攻益銳登萊二郡爲全齊咽喉之地爲天津總會之區爲遼左命脉之源登萊少有踈虞則全齊擾亂而金蓋之粟必虛金蓋儻有蹉跌則三軍脍腹而全遼之地不守職願

陛下毋以金蓋爲可忽以登萊爲稍可緩也抑臣又有說焉登萊之粟發運甚艱貴同珠玉金蓋之區糧收甚緩積如泥沙計登萊之船運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十八隻船歸旣緩則發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弟責登萊之發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知胸胃

之痞塞也萬一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  
船且爲寇藉矣國家欲飽全遼必當嚴督軍  
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爲萬分之策如以  
爲陸行費巨不求多于陸而求多于海今歲  
山東大稜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于一路之  
供億耶臣是以因海汎之當增兵併及海運  
之當酌議伏乞

陛下將臣募兵處餉前疏一件  
勅下該部酌議具奏伏仍

嚴勅遼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  
路預固金蓋積貯之區則餉道無虞而遼兵  
可資防禦矣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題爲

聖斷失平忠言不納謹瀝血披奏以感動

聖心以稍弭禍亂事職嘗讀宋史至真宗朝李迪  
爲翰林學士一日召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  
上庫藏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可以濟  
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上及以

支兌荒今邊無他費陛下出此佐國用則賦  
歛寬民不勞矣上曰朕當出以借三司迪曰  
天子于財無由外卽賜三司示恩德何必曰  
借上悅果如迪請夫真宗固宋之賢主然以  
我

皇上親之當度越遠甚乃頃者金花子粒銀兩先  
朝取義殆與內藏庫同耳且出以佐軍興之  
費視內供尤重用以應庚癸之呼視在內支  
用尤急

皇上豈見不及在戶部止名爲借未敢顯言出已  
失李迪所云天子于財無內外之

皇上不惟不悅而從之反于堂官嘉之罰更于司  
官重之降書之史冊傳之後世得無令真宗  
獨專其美乎卽此一事虧損

聖德已自不小倘雷霆少霽俾臺諫之說得行如  
印之銷若園之轉于戶部堂屬特免降  
罰

諭令供職誠莫追于旣往庶有復于將來豈非

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哉奈何輔臣  
揭救銓部申明科道官交章以請或婉詞或  
法語䟽凡几上竟百呼而百不應耶嗟嗟職  
有以知其故矣蓋金花等銀從來皆闕官輩  
居之以爲竒貨偶或矣去沟沟上聞蠱惑  
聖聽勢所必至

皇上不察爲其所中因爲其所用遂至此耳然遼  
餉之仰給浩大遼餉之措處艱窘遼餉之催  
索迫切其非內供缺乏之可比甚明也故凡  
議餉者無不以留皇稅借金花爲第一義職  
昨于經畧將行兵食宜豫䟽中曾微諷戶部  
尚書李汝華計不出此爲畏

皇上帟中官語雖過直意實急公由此觀之計臣  
豈得已而不已者耶况禦虜在兵無兵其何  
以戰養兵在餉無餉其何以兵奴酋未有勦  
滅之期遼餉尚無結局之日彼一時也司農  
告急戰士待哺當呼吸俄傾之間有瓊林大  
盈之想內帑卽千百萬不須呼籲且將立發

又安問金花子粒之五萬云乎哉至此

皇上恐亦不得自由雖傾所有以出巖則戶部求  
可用之地與可用之人也無及矣故今日之  
解進金花子粒銀乃中涓之利非

皇上之福一庸臣能知之也

皇上顧惟中涓是喜是信是聽是從欲遣緹騎則  
遣緹騎欲弛門禁則弛門禁今又有如金花  
子粒銀兩所爲者無求不得無往不如乃至  
職等公疏單疏請速一喪師辱國之楊鎬一

逗遛失機之李如栢併追論一開釁養亂之  
李維翰靜聽日久寂不聞聲銜行送施輒至  
于此天下事尚可爲耶職每觀自古帝王有  
天下者未嘗不顧世世守之與天無極而不  
虞其後世子孫一旦失之也試稽其失國之  
由畧有數端或以荒淫酒色不修國政惑以  
屏棄忠良不用仁賢惑以聚斂措剋荼毒生  
靈惑以暴戾恣睢褻越神器惑以寵幸貂璫  
賣弄威福有一于此皆足致敗然苟能始迷

而終悟猶愈于有初而鮮終古今善敗之林  
得失之數百不一爽甚可畏也我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資撫長治久安之運四十七  
年于茲矣求之上世惟舜文可擬其晚近如  
漢武唐明不足數也夫千秋而下窮黷之譏  
視無爲之休稱何若播遷之辱視上世之不  
基何若亦偏人主所自爲耳職願

皇上仰遵舜文之盛軌毋蹈漢唐之覆轍法戒照  
然間不容髮但得

聖心由此感動將來禍亂猶可消彌此職所爲歷  
血投奏幾幸萬一者也若曰爲一司官求免  
降調自有已言之者職不敢及伏惟

聖明亟賜裁察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七終



聖明垂觀焚察

聖臨自序之言

血對奏幾幸萬一昔此昔日為一

聖心由北風煙來師師首首首首首首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八

己未仲秋二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經畧遼東熊廷弼題為恭報代期併陳初到事  
宜以慰

聖懷事該職出關一路日期前疏已經報聞今月

初二日行至海州教場與舊經臣楊鎬交代

隨將原領

欽發關防令旗令牌併付與職職接受任事時鐵

嶺初陷復聞東西虜合營而南遼潘軍民外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竄者一路絡繹不絕職差官執旗諭令止之  
有聽諭而還者有徑去不返者初三日入遼  
陽城延見文武吏士皆公舉鄉官知州李尚  
浩先將家眷撇回搖惑人心職責而繫之併  
責一二富生巨室皆撇回家眷而人心始定  
初四日巡城城上舊用川兵搭棚住守職以  
爲示弱且強兵不以禦于外而爲嬰城自守  
之計非策也撤令營于城下亟編民兵之壯  
者分梁守之因而閱視兵馬自將官以下皆  
犒賞有差以慰其勞不動官銀自具金幣爲  
地方拜謝賀世賢以示優異令監軍部道于  
都司衙門議斬迺將劉遇節等以正軍法躬  
祭撫清開鐵官軍士民人等慟哭悲號以吊  
其死而感其存一路欵虜送馬到職者職皆  
厚撫之乃暈大送馬三十匹賞尤加厚北關  
金白二酋差中軍擺言荅裏等來賀職且求  
復開原共資犄角職遣萬里候厚賞徃慰示  
必復之意以固其心又議遣使諭宰煖等酋

設詞激怒以離其黨數日之間諸凡可以收  
拾人心激勵士氣羈縻夷虜及一應軍中急  
切事宜如買馬採草招匠開局置烽撥探之  
類無不舉行粗有次第惟是遼陽軍民有甲  
有馬者皆配與總兵李如楨賀世賢防守瀋  
陽虎皮驛一帶而城中雖有見兵及川兵二  
三萬皆赤身徒步之士又零星雜亂無所統  
一今雖令副總兵柴國柱搭配成營然無甲  
無馬無火器實難守禦而此時又一無所有  
可以供職之猝辦職亦惟有感之以血誠鼓  
之以忠義申之以號令守効死勿去之義爲  
遼東保此一塊土而成敗利鈍職固未能逆  
覩也職恐

皇上憂念特陳一二施行次第仰慰

聖懷至于楊鎬原領符驗已經鎬奏繳仍乞照例  
速賜施行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邊報緊急懇乞亟請盛  
甲硝黃以濟燃眉事據永平道袁應泰呈稱

本道單騎詣河流口修防處所查訪工程正  
慮虎酋挾賞聲言入犯薊鎮其東協四路各  
邊口如河流口與徐流口義院口桃林口界  
嶺口羅漢洞及冷口一片石等處皆可萬馬  
長驅方極目北望悵慨憂惶間忽接喜峰路  
王都司報據撫夷通事徐萬金稟據屬夷頭  
目小長秃男抽扣兒差夷孩子等二名到關  
報稱今有東虜王子虎墩兔憨因爲連年荒  
旱不收分投差役會合西虜王子罕字羅土  
等各聚兵馬停當八月二十前後議令罕字  
羅土伯暈大憨趕兔炒兔胡安台吉等領兵  
犯槍潘家口迤西洪山馬蘭等路虎墩兔憨  
與西虜伯暈阿亥等犯槍冷口迤東桃林界  
嶺義院等處等語到道本道熟思犬羊叵測  
終必一逞應援兵寡力單若乘虛分犯處處  
是瑕遼左不能外蔽薊兵又已中虛其何所  
恃而不恐乎凡修邊募兵簡料製器本道力  
可爲者無不拮据而受事日淺要領未諳燕